

◆ 边走边看

狮心之旅

龙玲玲

2025年六月，我们踏上了魂牵梦绕的非洲大草原肯尼亚。

这次旅行绝非一次寻常的观光旅游，我们不光为追随好友筱玲的HWF项目而来，还有一个特别的期待：找寻在肯尼亚做野保十几年的中国先行者——狮子栖息地守护者星巴。未曾想，短短十五天的旅程，竟成了一场意犹未尽的心灵奇遇。

甫一落地内罗毕，迎接我们的是湛蓝的天，絮白的云，清朗的空气，以及令人惊喜的凉爽宜人。即便是正午的烈日下，也温暖舒适，全无预想中的酷热难耐。旅途中最主要的困扰，其实是坑洼颠簸的道路和越野车扬起的滚滚灰尘，但这点小小不适，很快被路边热情招手的放牛娃以及到处闲庭信步的斑马、牛羊等动物化解了，这些生灵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啊！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野保栖息地活动，在山区和小村庄中穿行。夜晚，栖息在繁星如瀑之下的帐篷里，闭目聆听草原的夜曲，成为最独特的体验。狮子震动胸腔的深沉低吼，长颈鹿咀嚼树叶的轻柔呢喃，大象踏过大地的沉重闷响，某个不知名动物星空下的悠长呼唤，以及动物从帐篷边跑过的窸窣脚步声……这一切是如此迷人。帐篷周围满是动物的排泄物，但出乎意料，空气异常清新，弥漫着青草的芬芳。

从内罗毕机场落地的那一刻起，遇到的每一个肯尼亚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皮肤黝黑闪亮光洁，身材曼妙健康，脸上总挂着真诚而温暖的笑容，打交道中感受到的是温和坦诚，没有压迫、欺诈或危险感。

我们深入部落和村庄小学的支教经历，更是直击心灵。当地人以天地为依托，大人载歌载舞，妇女编制美丽的图案，令人动容的是孩子们，物资的匮乏丝毫没有限制他们的开心和想象力，在简陋的教室里，他们唱着最欢快的歌，用稚嫩的画笔描绘出他们见过的最美的狮子，展示着纯真的愿望，那份纯粹的生命力和无拘无束的快乐，感染和治愈着我们每一位义工，让我们不由自主融入其中，开怀欢笑。

参观当地一家中国人开设的服装厂，看到的是另一种和谐。工厂内只有很少几位中国技术人员进行指导，绝对主力是当地人，工人有条不紊地

按步骤干活，气氛融洽，看不到监工带来的紧张感。难怪经营肯尼亚小花园的中国美女Leah说：“肯尼亚是平静、安详、祥和的地方，让人舍不得离开。”这份让人流连忘返的安宁，在这个工厂里确实

得到了印证。

毫无疑问，这次旅行的核心感受，源于我们见到了肯尼亚的中国狮王——星巴，是星巴的故事吸引我们来到肯尼亚，是他在肯尼亚的非凡作为赋予了我们这趟旅程不寻常的意义。初见星巴，他浑身散发着满满活力，笑容真诚而快乐，多年的草原艰苦岁月，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脸上只洋溢着对野保事业的执着与对每一位野保义工和支持者到来的由衷欣喜。他青春常在的密码，或许正是源于他内心纯粹的热爱与坚守所获得的自然回馈。星巴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东非大草原最著名的中国野保明星，备受业界的尊重和敬佩。

在肯尼亚期间，星巴不仅是位知识渊博的向导，教我们辨识各种野生动物，了解他们的习性，更像是位特殊的“族长”，带领我们去见他最亲密的朋友——非洲狮子，连续数日我们每天都拜访不同的狮子家园。神奇的是，狮子们似乎能读懂星巴的心意，即使我们的越野车近在咫尺，它们仍然保持令人惊叹的放松、自由和舒适，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展示草原之王的日常：雄狮与母狮的恩爱依偎，狮子兄弟间的嬉戏打闹，生了五个幼狮的狮妈妈的骄傲，小狮子们笨拙可爱的撒娇打滚，当然也向我们展示了它们作为顶级猎手捕猎时的勇猛，它们的尽情表现，让我们欢喜不已。在星巴身边，我们感觉到的只有野生动物对我们的友善，完全没有对野生动物的恐惧。我们不再是闯入者，而是这一广阔社区的新居民，在星空下，与狮子、大象、长颈鹿们和平、安心、安全地共享这片丰饶的大地。

真正让我从喜欢狮子升华到爱上它们，是在离开野保基地的那个清晨。我们驱车前往马赛马拉的狮子家园，希望去和它们道别。仿佛感知到了我们的心意，这一大家狮群，在母狮的带领下，走出栖身的灌木林，带着浓浓的不舍，静静地目送着我们。就在远离灌木林、金色朝阳喷薄而出之际，最震撼心灵的一幕出现了，威严而充满力量的狮王——那头雄壮的雄狮，缓缓地从一个灌木林踱步而出，迎着万丈霞光，迈着漂亮威武步伐，径直向我们走来，像一位王者以最高礼遇对远方客人再护送一程。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感动的热泪瞬间盈满眼眶。

这充满灵性的告别，让人久久难以释怀。在回国的飞机上，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满是狮王威严的剪影，于是捧起星巴撰写的《守护狮群》和乔伊·亚当森所著的经典之作《永远自由——狮子爱尔莎》，阅读到爱尔莎之死，狮王告别的身影和爱尔莎不幸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不禁再次泪流满面，不知它们能否永远如此幸福地与人类共存。由衷地向筱玲、星巴这些野保事业的先行者们致以最深的敬佩及感谢！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自身，还有如此多的珍贵野生动物朋友，与我们共同栖息。他们的存在，为我们的世界增添了无法替代的壮美和幸福。



夏日河滩 李海波 摄

◆ 生活流水

念 想

施训洋

前些年，回老家翻新老屋。父亲让有学问的伯父写在梁上的“建房艰难祖辈告，饮水不忘掘井人”的金字还在。在房前屋后种些适宜的树木，将那可压水井修葺一新。门前大塘的水变清了，对面小山重又披上了绿装。最为重要的是柏油路早已直达老家，去往省城的徽州大道更是穿村而过。

尽管如此，老屋仍没有人居住，一切翻新很快又如旧。木质窗框风化严重，窗门斜拉着，玻璃不知所踪。钢筋表面的红漆早已剥落，锈蚀严重到轻轻吹口气便有粉末横飞。

五间砖墙大瓦屋，三间砖墙小瓦屋，一个天井，外加一个小院，还有门前一个大场基。父亲一生的成都在这里，但似乎又不是。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临终前说过，他一生的成就是我和两个姐姐。

老屋在我心中，有如父亲。每次回乡，还没走近，仿佛听见父亲拿大条把扫场基时“噢歌，噢歌”的吓鸡声。

转过屋角，门前荒草砍伐后留下的茬子像极了锋利的竹尖，更像是一根根埋在地下露出锋芒的长矛。草的生命力果是了得，一年又一年，砍了生，生了砍。火烧、混凝土浇筑，一样地无法让它毁灭。唯有人气，才能让它却步。

掏出钥匙，打开有点锈迹的铁锁，推开曾经厚重的木门。一股浓烈的霉味扑鼻，潮湿的地面布满白点。

老屋，已成了一种图腾。大屋与小屋之间的天井里，一片碧绿，田畈埂上常见的杂树竟然刺穿了水泥地，疯长起来。这些新绿，该怎么处理？留，还是除？成了艰难抉择。邻家哥哥说要除，不然长大了就会伤及地基。我知道小树下面还有深根……

说干就干，挥刀斩荆。那片新绿瞬间消失，连带着将根拔起来。隐约听到痛，但不得已，图腾比新绿更显尊贵。

厨房的陈设还是离家时的模样，父亲砌的锅灶确实牢固。大锅和小锅一点没有移位，仅是锅

盖略有残损。锅架挂在墙上，白炽灯似乎还亮。母亲在锅上炒菜，父亲在灶下烧火。我右手拿着一双筷子、左手拿着一只碗靠在门边张望，筷子不停地捣碗。走近，才发现锅台上布满灰尘……

井台完好无损，连着井头和压水柄一样完好无损。若是井心和皮垫也是完好，八成可以压出水来。我本想试试，终是没有试，还是留一点悬念好。给自己，也给后人。

小院，有我许多儿时的欢乐。每个清晨，躺在床上总能听到欢快的鸟鸣，房间里总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隔着窗玻璃便能看见那青翠的竹子相互簇拥着往上生长，总让人看到一种向上的力量。这竹林是父亲所爱，他总在闲时到竹林里挑选出一些成年的竹子，用篾刀从根底砍断。握在手中，穿过堂屋，拖到门前草垛旁，用棒槌将那竹枝一根接着一根打断。父亲用篾刀削去竹子的顶端，再将那竹结削平。去了枝叶的竹子又回到堂屋，在父亲的篾刀下，那竹子很快变成了薄薄的竹片、细细的竹丝。洗菜篮子、淘米篮子、小猪篮子、鸭围子，一件件、一样样，精巧别致而又坚固耐用的篾器，在父亲的手中诞生。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家里扩建房屋，小竹林没能留下。小院开始有了新变化。和大多人家一样，院子里打了一眼压水井，种上了一棵梨树，还搭起了一个葡萄架。

我和两个姐姐一有闲便溜进小院，给梨树浇水，急切地盼着它快些开花结果。母亲笑着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我不解其意，父亲接着说这梨树从种下到挂果起码五年时间。我忽然怀念起小竹林来。好在每到桃红梨熟时，依然有葫芦瓢装着满瓢的桃子，依然有竹篮子装着满满的梨子。父亲的脸上依然写满得意。

小院，无数次进入梦乡，那一片竹林，那一树梨花，那一株葡萄。

翻修后的老屋依然没能重现往日气息。说到底，老屋只是念想。

